

吾國電影藝術，實蒙重大損失，噩耗傳來，莫勝哀痛，謹電申悼。

(四) 奏准歌女電：

上海香港路聯華影業公司轉

阮玲玉女士治喪處鑒，阮女士絕艷驚才，殫心銀幕，華燈方輝，玉樹先凋，哀音傳播，道路歎歎，士女街悲，藝人歎惜，風琴等誼託苦岑，情深變鼓，痛茲濁世，張唐孔多，歌舞飄零，同聲一哭，特電奉唁，淚落神馳。

(五)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上海分會唁函云，逕啓者阮玲玉女士噩耗傳來，深痛巨星隕落影界損失重大，尙所以撫慰逝者愛護方來，爲中國電影前途奮鬥無任企盼此致聯華影業公司，常務理事董行白，陳白，盧詩白。

(六) 徐州益智社電，某處轉阮寓鑒，玲折玉碎感悼同深，謹電弔慰，徐州益智電影社同人灰。

影迷們！！

欲知電影新聞

要看電影照片

閱「電聲週刊」

一般意見疑點有四

一般好事者之意見，對於阮之遺書，疑點有四：

(第一)，據述服毒經過：阮於七日晚間，曾陪唐至聯華公司，倦遊至午夜十二時許，始行回寓。當時阮即向唐謂：腹中稍覺飢餓，擬囑女傭烹製夜點。囑唐先行安寢，唐因疲乏，故先安睡，阮則一人至書桌上，開燈執筆，默坐若有所思，唐常呼阮入寢，阮答：「在記家庭伙食賬，記就即寢」。殊不知此時阮正在書寫遺書也。阮書就後，即至牀前，詢唐：「你是否真愛我？」唐以其此語突如其來，頗覺有異，當答「是真愛你」。阮繼云：「既愛我，今日任你如何對我，我均願意」。此時唐急起身則見阮眼淚縱橫，回視寫字檯上，則已置有遺書二封，經發覺服毒，即送醫院求治——據此一番情形，阮女士當晚服毒作書之時，唐季珊正在甜然高臥，並沒離家出外。但是唐季珊前在法庭上的供狀所說：「……余昨晨歸家，發覺服毒，已屬無法挽救。」云云，明言是晚不在家中，與前恰相矛盾。

(第二)，阮女士死了以後，阮宅翌日對人聲明謂有遺書兩封，但還沒有到發表的時期。現就「遺書」內容觀察，純屬斥張祖唐之詞，於此發表「時期」，絕無考量必要。——除非阮女士還沒有草寫完成。

(第三)，捕房方面當在阮女士死後搜檢的

時候，並沒發覺此項遺書。——這在事實上，更爲絕大疑點。

(第四)，「遺書」原跡照片，字雖寫得潦草，卻又很流暢的無甚塗改，阮女士當在悲憤交迫之時，能否如此從容不迫，一揮而就，按照常情而論，亦爲一大疑問。而且，和她平時手寫書信相較，字跡頗見別異，似非一人手筆。

惟關於遺書有無可疑之處，純係法律上之問題，遺書果係阮女士親筆，則真金不怕火燒，當無意外枝節，遺書而有不盡不實，則法律無私，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，初不庸我等贅述，姑誌之以備一說耳。

第二封遺書

致唐季珊遺書原文

唐季珊對阮玲玉所留對其個人之遺書，本不欲發表，但因外界對阮玲玉之自殺，多所揣測，且多對唐堅不願發表阮之另一遺書，表示失望，經聯華公司同人之勸告，於十三晚九時許，會同阮母及聯華當局黎民偉費穆等，在萬國殯儀館，公開發表，原文如下：

季珊，我真做夢也，想不到這樣快，就會和你死別，但是請你不要悲哀，因爲天下無不散的筵席，請你千萬節哀爲要，我很對你不住，令你爲我受罪，現在他雖然這樣百倍的誣害我，但你終會有水落石出的一日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